

THE HARVARD GUIDE
TO INFLUENTIAL BOOK

● 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

最有影响的书



● 莫里·迪瓦恩 ● 唐润华 译
克劳迪娅·M迪赛尔 编



最有影响的书

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

THE HARVARD GUIDE
TO INFLUENTIAL BOOK

莫里·迪瓦恩
唐润华 译

克劳迪娅·M迪赛尔 编

THE HARVARD GUIDE TO INFLUENTIAL BOOKS

113 Distinguished Harvard Professors Discuss
the Books That Have Helped to Shape

Their Thinking

Edited by

C. Maury Derine, Claudia M. Dissel

& Kim D. Parrish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86.

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

最有影响的书

C·莫里·迪瓦恩

〔美〕克劳迪娅·M·迪塞尔 编

金·D·帕里什

唐润华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195千字 插页2

199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80053-771-4/Z·090

定价: 4.35元

前 言

生活常常只留给我们极少的时间去回顾那些影响过我们思想的东西。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我们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过我们生活的经历有时则会被看上去最不起眼、最不重要的东西——一句话，一个想法，一个主意，一本书——所触发。在这里，我们奉献给大家一份加了注解的书目，书目中所列的都是事关重大的书，是对哈佛大学100多名教授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

本书的前身是我们于1985年春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那本小册子中，我们试图为未来开列一份阅读书目，一份将继续以我们的思想为注意焦点的书目。编辑这本名叫《哈佛未来读书指南》的书起因于我们自己的失败，当我们毕业离开哈佛时，只触及到了大量令人兴奋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表面。

我们不同于大多数研究生，他们在知道自己的正规教育要结束时，便搜集课程提纲，准备在今后的生活中按照这些提纲读书。我们与大多数研究生不同的是，我们是在我们事业的中途开始到哈佛学习的。我们是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公共管理项目在职硕士班（Mid-Career Masters）的学生，我们认识到，当我们重新面临事业、家庭、朋友和其他责任的竞争性要求时，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实行自律，同时必

须有一个读书计划。因此，我们没有寻找课程提纲，而是请了一些哈佛大学教授提供一份他们认为曾影响过他们的思想、最有助于一个人理解与评价我们今天面临的和几十年后将对我们构成挑战的问题的书目。

遗憾的是，我们的第一本书有许多不足。当它于1985年5月仓促问世的时候，我们就想在书中加入推荐每本书的理由，并扩大教员和意识形态的代表面。《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为我们扩大该书的规模、使其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提供了机会。

我们要求《指南》的每个供稿者列出4至6本书的书名及推荐每本书的理由。我们希望他们的回答是诚实和自然的，因此尽量减少对供稿者的提示。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份使某个教授显得有教养的人为的书目，而是对真正重要的书的如实描述。我们欢迎个人的看法，但也收入对某本特定的书的内容进行描述的评论。我们希望，个人评论和书籍内容的结合对读者来说会与对编者一样有吸引力。

我们寻求的不是对经典著作的背诵，也不是对西方文化名著的复述。有时候我们甚至打算推出一个会被“认为”有影响的经典著作的书目。我们甚至考虑限制撰稿人谈论经典著作。然而，几次试探性的交谈立即提醒我们，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指南》中收入了一些经典著作。

我们寻找那些以他们创造性的思想和所代表的不同学科而知名的教员。《指南》代表了哈佛大学一所研究生院及学院的2000名专职教员的5%。它包括从事各方面学术生涯的教员，既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既有正在上升的新星，也有

名誉教授。我们希望我们对供稿者的选择能够反映出与一所大型的、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大学相联系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范围。除了思想上的多样性之外，我们还希望找到那些因对书籍特别重视而著名以及从书本上能获得安慰和灵感的教员。我们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正如读者将看到的那样，我们在某些教员身上取得的成功比在其他教员身上取得的成功要大一些。

我们把《指南》中的教授称作“知名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贡献——在教室里、学术界，在各自的知识领域——而知名的。他们有时是以他们创造性的思想所获得的声誉，以他们个人的非凡魅力，以学生对他们的教学的赞誉而知名的。

对供稿者的挑选是一个对我们的想法和其他人的建议逐渐进行提炼的过程。当我们请别人发表意见时，我们寻找的是重复——许多不同的人提出的同一个书名。我们接触了哈佛内外的许多人。在校内，我们与毕业生、在校生的教授和教师们谈；在校外，我们与新闻界、公众和那些与哈佛大学做生意的人谈。我们还请其他机构的教员提出有可能列出他们最喜欢看的书目的哈佛大学教授的名单。

大约80%的名单很快就确定了。这些名字曾被频繁提及，有些甚至是异口同声推荐的。但频率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尺度——我们还要考虑热情。有时候，一个教授的名字被满腔热情地提出来，以至于我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去采访他或她，不是根据提到的频率，而是根据催促的程度。

我们的采访是以面对面或电话和通信的形式进行的。我们提出两个简单问题：“什么书对您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帮助？”以及“为什么？”。不出所料，对我们的计划的反应各不相同。大

多数教员热衷于扩展他们的教室，乐意一辈子与书打交道。有的则过于忙碌，还有的认为这项活动个人色彩太浓，太费力或者太没意义。最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那些名誉教授，他们最乐于与书打交道。

我们的采访一般是以读书的一般话题开头的。稍后才会对话中谈到具体的书，经常要在谈话进行很久以后，当教授们在自己的家里被他们要回忆的书包围住的时候，才会谈到具体的书。许多人希望我们的计划能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读书。他们担心美国的儿童不读书、不与人交谈、不相互交流，而把时间有时候完全用来看电视和听音乐。《指南》的许多撰稿人希望向他们自己的子孙灌输读书的习惯。对许多人来说，孩子们只要读书就行了，而读些什么则无关紧要。有些人甚至回想起他们自己所喜爱的连环画，特别是古典插图连环画。尽管古典连环画在出版的时候遭到过非议，但它们对许多人来说是通往经典著作的入口。

我们的问题不仅需要有关读书的经验之谈，也需要对读书与写作之间能动关系的评论。教授们常常说：“我一开始写作，就停止读书”，似乎创造性的思维和写作是与读书相排斥的。在一个被“要么出书，要么毁灭”的要求统治的世界里，读书不可避免地会让道给写作。在一次谈话中，一位机敏的教员提出，也许我们应该请教那些读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写这些书的人。

然而，有些人声称没有任何东西像一个人的作品那样影响着他自己的思想。因此，每个教授的著作应列入他或她最有影响的书当中。不过，这本《指南》没有包括这些著作。我们要求每个教授将他自己及其同事的书排除在书目之外。有

的人将自己的著作排除在外，却列出了同事的著作，但都热情地指出了这些书对他们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

对大多数供稿者来说，“什么书曾影响过你的思想？”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比真正做起来要容易回答得多。在读了一辈子书之后，要挑选出这些书是很困难的。对他们来说，道出其选择的理由也同样困难。几乎每一个人对其选择的酝酿时间都比预料的要长。

《指南》记载了他们的选择及理由。在所有教员看来，每本书都曾产生过广泛而强有力的影响。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使威廉·阿尔弗雷德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C·E·M·乔德早期的著作《现代政治理论入门》使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相信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另外两本书——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路德维希·冯·米泽斯的《社会主义》——则“动摇”了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当时的社会主义信仰。

对这些供稿者来说，书经常为他们指明方向。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尼古拉斯·布隆伯根在18岁时读了艾伯特·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发展》，此书使他相信“物理学研究向人类提出了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唯理智论》帮助托马斯·麦克罗决定了自己的职业。但丁的《神曲》给了丹特·德拉-泰尔扎“一种方向感，一种踏实感”，从而使他“及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柏拉图的《共和国》促使朱迪思·施克拉提出了从青年时代起就使她这位政治理论家人迷的问题：“在一个完全远离我们而又不断地、常常莫名其妙地冲击我们的世界秩序里，我们将如何思考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经历？”

其它书则提供了理解。乔伊斯·卡里的《艺术与现实》帮助约翰·邓洛普去“理解直感与表达、创造和想象的秘密与用概念和语言加以表达的企图之间的必要距离”。当时即将成为律师的克里斯托弗·埃德利在啃约瑟夫·玛丽亚·约奇的《量子力学基础》时，“获得了新的巨大的耐心、谦让和信心”。

最后，书为这些供稿者提供了生活的较为轻松的一面。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一次向迈伦·菲林“暗示了爱情的乐趣，并将街头交谈作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从而满足了我对情感、爱情和共享的日益增长的好奇心”。

编辑这部《指南》并非没有令人兴奋的挑战和偶尔遭受挫折的时刻。令人兴奋的是，这一工作使我们认识了许多对读书抱有一股热情的人，他们谈起他们生活中那些特殊的书时跟谈起他们最好的朋友和生活中最重大的经历一样津津有味。这一工作的挑战性在于，跟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一样，这本书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要找到一群日程排得很满而行踪不定的人是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偶尔也有挫折，因为我们对于哈佛和它的教员，对于写作或编辑一本书，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碰到了有关“杰出人物统治论”的问题以及有关在一本内容仅限于哈佛教员的意见和看法的书中使哈佛的神秘性永存的问题。神秘性的部分就是秘而不宣，杰出人物统治论的部分即排外。我们对这些说法的回答是信息、开放以及哈佛教员与人分享其思想的愿望。他们这样做了，只是申明对他们有影响的书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毫无关系或并不适用。

一本关于书的书，命中注定了不可能出类拔萃，因为它把一切展露无遗，而不是扣住不放。我们希望这本《指南》能

提供我们期望所有书都能提供的东西——为所有人（不管其所处环境如何）提供一条学习与进步的途径。

这本书的后勤工作并不轻松。那些教授们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而编者却住在华盛顿特区和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市。来往于波士顿成了一项日常工作，长途电话成了我们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然而，总的来说，这本书的经历远远超过了我们遇到的不便。

这项工程也不乏轻松愉快的时刻。例如，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打听某位教授的办公室时，我们被告知“到食肉动物处往右拐，鲸鱼下面长颈鹿与骆驼之间的出入口便是”。还有在怀德纳图书馆里那雅雀无声的时刻，在罗伯特·科尔斯的办公室——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哈佛上学时的住处——的历史性时刻，在华盛顿特区的邓巴顿橡胶林里旅行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刻，在神学院图书馆的草地上那肃然起敬的时刻，以及在教员家里那亲切愉快的时刻。

为了方便读者，《指南》分成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每个教员的看法（以字母顺序排列）。在这一部分，对每个供稿者加以简介。

考虑到供稿者传略中有两个情况也许是哈佛大学所独有的，有必要在这里作些说明。第一，某些教员的身份被冠以“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s）。这类特殊的教授头衔是1935年为卓越的个人而设立的。大学教授是大学校长授与那些在超越传统的系科和专业限制的知识前沿阵地工作的学者的荣誉。被命名为大学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目前摘取这项荣冠的不足10人，其中大多数为本书供了稿。第二，收入本书的许多教员过去是“初级特别研究生”（junior

fellows)。特别研究生协会中的初级特别研究生是1933年由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校长设立的一个荣誉称号。洛厄尔校长创办这个协会是为了与僵化的博士制度相抗衡。这些特别研究生经过严格的挑选后，从事3年独立的研究工作。每年只有8个学生被选来参加这个跨学科的富有挑战性的项目。我们在某些传略里介绍了这一情况，以向读者表明该协会过去的成员组成的多样性。

除了这些教员外，《指南》还收入了几位图书馆馆员的意见。我们是根据许多教员的建议请他们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的，这些教员对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员及哈佛图书馆的研究能力极为崇敬。

在传略之后，是供稿者写的一段评论：或介绍他们推选的书，或对读书作一般性的评论。在对每本书的评论之前，列出了标准的书目，有的是各位教授特地选择的版本，有的则是编者为方便读者而选出的可以找到的最新（最好是平装本）版本。书名后面圆括号里的日期如果与所列版本的日期不同的话，则是初版的日期。

《指南》的第二部分是由教员选出的所有书的索引。它是按作者（译文以书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的，并附有书目学的内容，以使读者能在图书馆或书店里找到这本书。

《指南》的最后一部分为读者实现我们希望读这本书所激发出来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在编这本书期间，同事和熟人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有人提到某某书了吗？”紧接着的问题往往是“我知道我该提出哪本书”或“我不知道我该提出哪本书”。我们已经为读者留下了位置，因为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和哈佛大学供稿者的评论中认识到，记下一个人的选择对

于理解读书对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在“读者反应”之后留下了制订一个“读书计划”的地方。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向我们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读者会加上他们选择的书，在他们打算要读的书上作记号。为此，我们加上了一些内容，希望一个比较正式的读书计划会使我们的读者更加专心致志，会进一步鼓励读书。

我们希望，对那些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的人来说，《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将为他们继续受教育提供一个机会。对那些未在哈佛学习过的人来说，《指南》将向读者介绍一批热心于与人分享他们的知识的教员。更重要的是，它将介绍或重新介绍一批杰出的名著。它甚至可能促使一些人腾出时间来读书，摆脱富有诱惑力的工作和睡觉的常规，着手制订一个读书计划。

C·莫里·迪瓦思

克劳迪娅·M·迪塞尔

金·D·帕里什

译 者 的 话

当你满怀求知的渴望走进茫茫的书海时，你也许不知从哪里起步，不知往哪个方向前行；这时候，你最需要的也许就是有人为你指出一条路来，引导你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但愿《最有影响的书》在这方面能成为你的良师益友。

《最有影响的书》由美国哈泼-罗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原名为《哈佛大学有影响的书籍指南》。在这本书中，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113名教授现身说法，介绍了对他们的思想、事业和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这些教授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专业，在美国及国际上均有一定的声誉。因此，他们的推荐和介绍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对各行各业的读者均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苦于不知从何下手的青年读者可以从他们列举的书目中找到突破口，研究人才成长的人则可以从他们列举的书目中发现这些著名学者的成长轨迹。

该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每位教授的简介，二是该教授的一段简述，扼要介绍推荐的目的或动机；三是推荐书目及简评，提纲挈领地说明哪些书对自己有何影响。另外，译者在书后附了一个推荐书目汉英译名对照索引，以便读者在对某一本书感兴趣时，可以根据该书的原名去图书馆查找。

为了确保书名译法的统一和准确，译者查对了《辞海》、《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在可能的情况下均以这些工具书的译名为准。对于在这些工具书中查不到的书名，则采用直译的办法，力求准确地表达原意。但是，由于书中涉及的学科和专业很多，更由于译者才疏学浅，故而一些译名未免难尽人意。好在书后附有译名英汉对照索引，读者可以根据外文原文得出自己的译名。

竭诚欢迎读者对书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译者

1988年12月

丹尼尔·阿伦

丹尼尔·阿伦是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和语言学名誉教授，最近编辑出版了《英曼日记》。他还是美国图书馆馆长，致力于收藏美国作家的作品。阿伦教授还终生致力于鼓励人们读书。

我们大多数人读书都是漫无目的的。我们对某一本特定的书的反应，往往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碰上了它。就我自己而言，我要读的书常常是我在别的作家的作品里看见人家提到过的或者我自己偶然发现的。在青年时代使我深深入迷的一些书，对我的师长们来说，都是一些“劣等货”。如果说下列任何一本书在我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那未免太夸大其词了。然而，就个人的原因而言，它们对我是很重要的。

《阿克塞尔的城堡：1870—1930的想象文学研究》（埃德蒙德·威尔逊著）

此书读来非常轻松。它使我第一次广泛接触了象征主义流派，使我迷上了耶茨后期的诗、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格特鲁德·斯坦的《三个生命》，当然还有威尔逊的评论和论文。最后，我通读了威尔逊的全部作品，我至今仍把他看作

是当代美国第一流的文人。

《利己主义者，超人集》、《反偶像崇拜者，剧作家集》《象牙、类人猿和孔雀》

《独角兽》（詹姆斯·吉本斯·亨内克著）

我在1929年无意中看到了亨内克的论文。当时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末颓废派的遗老遗少，很少被人提起；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他向处于非常敏感的年纪的我介绍了欧洲大陆“掺了毒的甜蜜”和他的“灵魂抢救者”。由于他，我发现了尼采、海斯曼斯、斯特林堡、博德莱尔和福楼拜。他的热情远胜于严厉，但我读他的书时正逢其时。

《拉文格洛》（乔治·亨利·博罗著）

我是在快到20岁时读到这部小说或者说小说体自传的。它说的是一个精通吉卜赛语并与一群英格兰吉卜赛人为友的青年流浪学者的故事。博罗那带有浓郁泥土气息的风格和妙趣横生、玩世不恭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他的作品语言的魅力（“拉文格洛”是“语言学”的吉卜赛语发音）令我神魂颠倒。

《永恒与变化》（肯尼思·伯克著）

这本书在帮助我分清文学与社会、批评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超过我所能想起的任何一部著作。通过伯克，我发现了索尔斯坦·维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他提出的“不协调透视”和“象征性行为”的论断使我明白了历史学、心理学、

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在解释文学作品中的用途。因此，对我来说，伯克就是我们美国的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红与黑》（司汤达著）

我把这部作品与《安娜·卡列尼娜》一起看作是最喜爱的小说。我阅读它的次数超过其它任何一部小说，我对它的机智、大胆、才华横溢的文笔以及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的喜爱一直没有衰退。对我来说，这部小说至少在情节上是完美无缺的。

詹姆斯·阿克曼

詹姆斯·阿克曼是哈佛大学美术教授。他的论文涉及的范围包括建筑史、批评和历史理论、艺术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他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他心仪已久的古罗马的，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建筑风格》和《帕拉第奥及其别墅》。最近他又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出版了《寻找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和《建筑师帕拉第奥及其在美国的影响》。

我不敢肯定下列著作中的任何一部（巴特斯的作品也许例外）今天还具有它们刚出版时产生的那种影响，但它们仍